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曹集詮評

(一)

丁晏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曹 集 詮 評

(一)

丁 晏 編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詩自漢魏以來卓然大家。上追騷雅。爲古今詩人之冠。陳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錄。久佚不傳。其傳者皆掇拾叢殘。廬存其略。明張溥集本。訛脫頗夥。自來未有注家。亦無善本。山陽丁儉卿先生年逾七旬。毫而好學。課銓評十卷。於是思王集始可讀矣。余初宰清河。卽與先生交契。迨奉命督漕河。駐節淮上。延主麗正書院講席。先生教士有方。士之膺選拔。舉優行。登賢書。捷南宮。官徽省。館芸閣者。若而人。余刻望三益齋叢書。皆經先生手訂。每得古書。乞爲序引。談藝論文。深資就正。先生著書等身。已刻頤志齋叢書數十種。此集特其一樹之味耳。後之讀思王集者。得此爲先路之導。如出隘巷而適康莊。勝于舊刻多多矣。昔之稱陳思王者。大抵目爲才人。陳壽稱其文才富豔。魚豢稱其華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書發明忠孝大節。獨具精鑒。度越前賢。匪獨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同治五年仲冬。盱眙吳棠序。

自序

隋書經籍志。魏陳思王集三十卷。唐志。二十卷。原本久佚。今四庫著錄集十卷。據宋嘉定翻刻之本。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余所見者。明萬曆休陽程氏刻本十卷。其賦詩篇數與宋本同。雜文較宋本多三篇。余以魏志傳注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影宋本未經陳馬謖竄改者白帖太平御覽樂府解題馮氏詩紀諸書校之脫落舛譌不可枚舉寶刀賦離繳雁賦各脫數句孔羨碑僅存頌語左嬪誅誤入晉辭皆誤之甚者也文選以獻賁躬詩表併詩運載程本分寘前後冬至獻襪履頌有表卞太后誄有表皆當併合爲一以省兩讀程本俱分爲二非也程本七哀詩藝文引此爲曹植閨情詩程本又有怨歌行七解略與七哀同詩紀云晉樂所奏七哀詩是此篇本辭宋書樂志明月一篇云東阿王詞卽此七哀詩也程本善哉行來日大難樂府解題以爲古辭郭氏云曹植擬善哉行爲日苦短藝文引陳思王善哉行君子防未然文選以爲古辭藝文四十一引曹植君子行詩紀云子建集有明人所見曹集載此詩也程本有箜篌引野田黃雀行前後分載二篇樂府解題稱野田黃雀行郭云右一曲晉樂所奏一曲本辭藝文引魏陳思王箜篌引卽此詩也又明季張溥百

三家集本。據樂府解題。增薙舞五篇。據玉臺新詠。增棄婦一篇。補缺正誤。視程本爲優。然凡改沿訛。亦復不少。如程本自試末一表。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云云。與張本陳審舉疏文同。表末有云。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師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魯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傳岩之明。以顯中興之功。此六十三字。張本別爲請用賢表。藝文類聚薦舉引曹植自試表。與程本同。張本非也。程本相論後云。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舍之福。以爲知人事邪。楚昭有弗禁之應。魏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此六十七字。張本無。而藝文相術引曹植論有之。與程本悉同。張本脫也。余編校曹集。依程氏十卷之本。張本亦掇拾類書。非其原本。茲乃兩本讎校。擇善而從。曹集向無注本。其已見文選李善注。家有其書。不復殫述。義或隱滯。略加表明。取劉彥和銓評昭整之言。撰次十卷。併以余舊所撰詩序年譜附載於後。庶後之讀陳王集者。有所資而考焉。同治四年九月朔旦。山陽丁晏鉞。

舊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敘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翦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賭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其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歛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

曹集銓評 舊序

二

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北郡李夢陽譏。妄案此序不爲空言。明人之有學識者。極有關係之文。北地第一篇文字。其理勝也。

四庫全書提要

曹子建集十卷

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略，亦併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據摭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併非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寧宗時本翻雕。蓋卽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如鶴雀蝙蝠二賦，均採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曰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爲正文，連於賦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采以入樂，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錯。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

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謹案。今本藝文類聚七十三。有殷仲堪酒盤銘八字。顧頤成文。並無鏡銘。未知所據何本。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卽當此篇也。使此爲植作。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宋妻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邢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詠。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衆說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考。謹案。今本藝文類聚二出妻王氏詩。別無王宋妻詩。未知所據何本。演繁露引玉臺新詠。曹植代劉勣妻王氏見出詩。與藝文全異。今已收入逸文。乃竟遺漏。亦爲疏略。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旣佚。後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

陳思王集二十卷

魏陳王曹植子建撰。卷數與前通考引作唐是也志合。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者。意皆後人附益。然則亦非當時全書矣。其間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題辭

余讀陳思王責躬應詔詩。泫然悲之。以爲伯奇履霜。崔子渡河之屬。旣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何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也。王初蒙寵愛。幾爲太子。任性章疊。中受拘繫。名爲懿親。其朝夕縱適。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慷慨請試。求通親戚。賈誼奮節於匈奴。劉勝低首於聞樂。斯人感慨。豈空云爾哉。司馬氏睥睨神器。魏忽不祀。彼所綢繆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言。不再世而驗。然則審舉諸文。固魏宗之磐石也。集備羣體。世稱繡虎。其名不虛。卽自然深致。少遜其父。而才大思麗。兄似不如人。但見文帝居高。陳王伏地。遂謂帝王人臣。文體有分。恐淮南中壘。不爲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文怫鬱。音成於心。當此時而猶泣金枕。賦感甄。必非人情。論者又云。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則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箕山而問許由焉。婁東張溥題。

郡齋讀書志卷四

曹植集一卷

以通考所引校之。一卷當作十卷。後同。

右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王。卒年三十一。陳王卒年四十一。此誤。諡曰思。年十餘歲。誦

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景初中。撰錄植所著

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今集僅二百篇。通爲一卷。通考引作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送者。

而詩文近二百篇。近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魏志陳思王植傳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尙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裴注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以誰爲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典略曰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坐修前後漏泄言教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入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修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世語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籠受輜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入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凌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

植慮事有闕。付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次答教。裁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受王命。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太祖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琳。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則曰。丁操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旣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操欲殺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尙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遊。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福。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下。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廙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與哀。天加之以明。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與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而不誅其年。改封鄧城侯。三年。立爲鄧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云。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改封植。其年。改封鄧城侯。三年。立爲鄧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云。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

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鉄鑽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怒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云云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云云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云云帝輒優文答報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遂敦磐之風背維城之義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植異族勢同苑木遺令薄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閔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

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愼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尙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魏志：崔琰傳，魏國初建，拜尙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公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魏志：蘇則傳，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招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遊，追恨則也，願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也。」而則以爲爲己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